

前 言

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使命问题，是任何形态的哲学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具有恒久魅力的基本问题。它构成了哲学的深层的内在灵魂；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它作出合乎哲学本性的回答的哲学，才是当之无愧的时代精神的真正精华。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就是一种具有勃勃生机的、真正体现着时代精神精华的新哲学。富有创造精神和广阔胸怀的年轻的马克思，以其高超的智慧和惊人的洞察力，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无穷美妙的新世界；并且站在时代的颠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人与自己周围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使命问题，作出了既合乎时代本性又合乎哲学本性的科学回答。

在那风起云涌的“狂飙时期”，年轻有为的马克思是带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新的哲学宣言书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在马克思新哲学的视野里，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它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一个不断膨胀着的属人的感性世界，而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一个不断塑造着属人的感性世界和自我世界的实践性存在物；人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客体化了主体性存在，

是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而人自身的自我世界则是周围感性世界的主体化了的客体性存在，是内在化了的现实世界；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分别从自身和各自的对方中获得生命、本质和意义。因此，必须在坚持自然界先在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从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相关律角度去如实地把握人和人周围的现实世界以及它们的基本关系；而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内在本质、相关关系的全部根据，就在于人类的实践创造活动。马克思的哲学，就是一种在承认物质世界的先在性、客观性的基础上，以革命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为灵魂，以批判现存的旧世界和发现、建构理想的新世界为基点，以人和周围世界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为目标的崭新哲学。

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的崛起，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上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变革，它既超越了一切唯心主义哲学，也克服了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局限性。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的诞生，为广大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批判世界、改造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实践活动，提供了强大而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史上导致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变革。因此，马克思的新哲学不但具有恒久的理论魅力，而且富有生机勃勃的实践力量。

这就说明，深入系统地研究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实质，合乎马克思哲学本性地、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显然是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笔者虽然无力建构起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但在本书中也将尽可能系统地整理和概述马克思本人丰富而深刻的有关实践活动（生产劳动）的理论，批判地汲取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实践活动的新成果，力求结合现时代人类实践活动的新

特点，深入剖析人类实践活动的主客体双向对象化的内在本质。并以此为基本思路，分析人作为人而存在的实践本质和实践活动产生的必然性根据，探讨人和实践、人和周围世界、改造世界和改造人自身的内在相关性关系，考察在对象性实践活动中主体客体化的具体内容、基本过程，以世界的人化与人的世界化、人道与物道、现有与应有的和谐统一，即人与世界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阐述人类实践活动应遵循的利、真、善、美及其统一的基本尺度，揭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主体的负态化效应及其存在的主要根源，并运用马克思的哲学实践论观点和方法，尝试性地探讨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所谓“全球性问题”的哲学实质以及它给我们的哲学启示。

上述探讨的目的，在于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科学地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哲学实践论，正确地揭示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真正本质，以及它们相关发展的基本规律，并站在现时代的水平上反省人类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的应有地位、神圣责任和历史使命，从而为推进哲学实践论的深入研究，激励人们更合理地去创造出一个愈加美好的世界——外部的现实世界和人自身的内在世界，促进人和世界的和谐发展、主体和客体的全面对象化，提供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笔者的一点不很成熟的探索性意见。

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笔者的愿望，以及我们的探讨有无可取之处，那就只好留给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和广大读者去公正评判了。

第一章 新世界观的崛起：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

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不但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人格特色。而且始终充满着永不停息的生命活力。

如果说，任何一种严肃的哲学理论都是力图回答人同世界的整体性关系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使命等问题的话，那末，在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胸怀崇高理想的马克思，则对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独创性的回答，他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种以自然界的先在性为前提，以人的革命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为基石，以人的对象化和世界的人化、物的外在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的辩证统一，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全面和谐发展为本目标的崭新的哲学世界观。可以说，对人和现实世界关系的实践性把握和回答，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基本特征；而科学合理形态的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的内在灵魂。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证明，就是当年轻的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者”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时所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哲学宣言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19页。

以科学、合理形态的实践观为内在本质的马克思新哲学的诞生，无疑是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新哲学的崛起，开拓了一种新的哲学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为我们正确地掌握人同世界的整体性关系，科学地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应有地位和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我们解开人、社会、历史和人周围现实世界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之谜，提供了一把“万能”的钥匙。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不了解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及其丰富的理论内容，就等于不了解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的内在灵魂和真正精髓。

1 自然界的先在性：马克思新 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前提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哲学也不例外。就其实质而言，哲学主要是以人和世界的总体性关系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无疑，随着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的现实生成和展开，哲学当然也要思考和探寻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然而，严格地说，哲学是既站在人的立场上来审视人之外的“世界”，又站在人之外的世界的立场上来审视“人”，亦即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相关性角度来把握“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这是哲学把握自己对象所特有的方式，也是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特点之一。因此，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是一种人的世界观，而不是超人的宇宙观。

追源究本、寻根究底，这是哲学理性思维的内在本性之一。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科学而完整的世界观，它当然也要探讨和回答人及人周围现实世界的起源性问题。这就使得马克思的哲学，首先是一种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物质世界的本源性的唯物主义

学说。但是，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不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旧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合理形态的新的唯物主义。因此，在从哲学角度把握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同一般的唯物主义学说，既有共同的地方，同时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确定不移地肯定了自然界对于人类、人类社会存在的先在性和优先性的本源地位。马克思哲学不但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地位，而且还明确无误地确认，在人类一切活动的视野之外，还存在着无穷无尽的物质世界。在马克思的哲学看来，无论是尚未同人发生现实对象性关系的外部世界，还是已经被改变、塑造过的周围现实的属人世界，它们对人来说，都具有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独立性和实在性。因此，马克思哲学在理解和把握人同现实世界的基本关系以及人的实践活动等等问题上，显然是坚持和遵循着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的。

事实也是这样。马克思在创立自己新的哲学世界观之初（主要在1843年至1846年前后），就曾一再重申自然界的先在性、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从而使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牢牢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世界、物质世界的先在性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常识，“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①，无疑是人类产生和存在的前提；离开了先于人类和至今还尚未成为人的活动对象的外在自然界，人就无从产生和无法生存；“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②；没有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无从

①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1—22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谈起。马克思还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①如果说，有自然生命的人的存在以及人与自然界发生的关系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话，那末，它们同样也应该是哲学逻辑思维的第一个前提。因为，人和世界的存在及其整体性关系，正是哲学所关注、沉思和把握的基本问题。

因此，马克思毫不怀疑自然界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的先在和客观性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合理性。但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并没有停留和满足于一般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而是创立了一种与旧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更为合理的、更有特色的新形态的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称自己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性，正如我们下面所要论述的，就在于它用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审视现实的人和人周围的现实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现实关系。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人”，是指与他自身周围的属人的感性世界相关联的实践活动着的“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主要是指与实践活动着的人相关联的属人的感性世界；而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指现实的人同现实世界即主体和客体之间彼此相关联的对象性关系。因此，马克思哲学世界观所关注和涵盖的主要重心，显然同直观的旧唯物主义有原则的区别，它业已转移到了这个人同世界相互关联、相互统一、相互融合着的感性的现实世界。这是一个同现实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的世界”。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重心所以立足于这个属人的现实世界，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的。首先，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前的旧

^①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10页。

唯物主义已经确立了自然先在性的基本原理。例如，人来自动物界、自然界，物质世界先于观念世界，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等基本原理，旧唯物主义哲学早已提出来了。费尔巴哈就曾指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①费尔巴哈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先驱们已经“为真正的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因而马克思没有必要再去重复这些基本原则，把存在对思维、自然对人、外部世界对观念世界的先在性、第一性问题作为主题来研究，需要的是应如何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各个领域，立足于发展和完善唯物主义，立足于回答现实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其次，马克思不是一个埋头在书斋里苦思冥想、自我静观的“思辨哲学家”和现实生活的“注释家”、“歌唱家”，而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为人类伟大事业而献身的思想家，是立志于为无产阶级及劳苦大众变革现存世界和建设新的理想世界而服务的实践家。马克思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人格必然要求把自己的哲学世界观以及唯物主义学说，锤炼成具有实践创造、能动变革的活力和品性的哲学，从而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显然，要承担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那些仅仅主要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的唯心主义哲学和旧的唯物主义哲学，是根本不能胜任的。因此，马克思不得不去创立一种以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为轴心，以现实的人及周围现实世界为重心，以对人和世界及其关系的实践性掌握为特征，以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为目标的崭新的哲学学说。

然而，马克思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并不抛弃和违背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相反，它是以承认自然界和外部世界对人及其全部活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5页。

动的先在性、独立性为其基本前提的；正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才赋予了自己以独有的特色和崭新的形态。

2 感性世界：马克思新 世界观的聚焦点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将自己哲学的视野重点转移到了与人及其活动不可分离的现实的感性世界，即属人的世界上。

马克思始终以满腔的热忱、深沉的理智去拥抱和审视这个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活生生的感性世界，而反对那些脱离感性世界的、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的抽象侈谈和醉心于自我淡漠直观的玄思妙想。在马克思看来，人周围的现实世界不是形而上学的超人的“宇宙”，它在本质上是被人化着的“对象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的“人的世界”。这个感性的“人的世界”，就是人们自己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并时时刻刻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环境，它是人类世代代实践创造的结晶，是打上了人的烙印和体现了人的本性的对象性存在。

对这个“感性世界”，马克思曾使用过许多类似的概念来加以界定。例如，“现实世界”、“人类世界”、“人的世界”、“感性客体”、“客体世界”、“现象世界”、“实践的、现实的世界”、“对象世界”、“创造的世界”、“属人的对象”、“现存世界”、“人化自然”、“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本学的自然界”、“人的无机的身体”、“周围环境”，等等。但使用较多的是“感性世界”。这些不同词语的共同含义，大都是

指由人改造过、变革过、塑造过的，或者由人创造的，从而在物的基础上体现人的尺度、人的力量、人的本质的现实存在，也就是人们可望又可及的感性对象，是人们时时刻刻都生活于其中的生存环境。

马克思的新哲学以至整个理论学说，正是把这个不再是非人的、与人无关的即真实存在着的“感性世界”，作为关注和思考的聚焦重心的。这是因为，对于现实的人和作为以人与世界的整体性、现实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来说，只有这种现实的对象世界和活生生的感性世界，才会同人发生现实的对象性关系，才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存在物，而那些非感性的、非现实的、非对象性的东西，亦即与人分离的、尚未被人的活动所触及的存在物，对现实主体的人来说，只有外在的、潜在的、抽象的关系，不具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关系；“世界”只有作为人的生命、人的活动的感性对象和感性产物，对现实的人才具有现实的意义。以自然界为例，那种“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只有“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生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①。

当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并不怀疑和否定那种“与人分离的自然界”，那些尚未与人产生对象性关系的物质世界的“先在性”地位和存在的客观性。这里说的“无”，也并不是否定外在于人的世界的真实存在性，而只是就对“人”的现实意义及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说的。无论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被改造为“人化”的形态，无论人类掌握物质世界的能力发展到何种水平上，也无论人所塑造的“感性世界”膨胀到何种地步，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31、81页。

“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①。因为，外部自然界始终是人类生存和实践活动的普遍的物质条件和永恒必需的客体“舞台”。“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②。人周围现实的感性世界既是人的“作品”、“属人的存在”，又是物质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和运动形态，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及其产物，既是人的主体尺度、主体能力的外化，同时也是物质的尺度、物质的力量、物质运动规律的表现。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要求人们既从物的又从人的——人道与物道现实统一的方面去整体地把握这个感性世界。对人周围的感性世界只从客体的方面，或者只从主体的方面去把握，都只能获得片面的“真理”，而不可能获得全部的“真理”。然而，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则都犯了仅从一个方面去把握感性世界的片面性的错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③在这里，马克思既批判了唯心主义只是从人的、主体的而不同时从客体的、物的方面去理解现实的感性世界的错误，又指出了旧唯物主义只从物的、客体的而不同时从人的、主体的方面去理解现实的感性世界的片面性。而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在感性世界问题上各执一端的错误，其共同的失足根源都在于：不了人的现实

①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83页。

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不了解人周围的感性世界既不是由人、人的观念凭“空”创造出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则是这样认为的，也不是物质自然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则是这样认为的，而是由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根据物的外在尺度、物的发展规律和主体人的内在尺度及人的本质力量现实地塑造出来的——马克思的新哲学就是这样认为的。显然，在人对世界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人周围的感性世界这些哲学的根本问题上，马克思的新哲学占有更丰富、更完整、更深刻的真理性。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上述基本思想，是一以贯之的。1844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同样阐述了这样的思想：现实的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活动，把自己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外化为现实——创造出“对象性的产物”，使对象性的自然客体得到改造和变革；然而，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所以对象性地活动着，是“因为它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①。人的对象性的创造活动并不能脱离外部的对象世界；人所创造出来的感性世界、“对象性的产物”，也不是人的实践活动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它不过“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②。因此，对人周围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感性世界，只有从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现实统一两个方面出发，才能合乎真理地得到哲学的解释和把握。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③。显然，马克思那时所使用的一些术语还不太确切，用“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来表述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并且对“唯物主义”也未加任何限制词。但到了1845年春天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对这

①②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0页。

种“唯物主义”作了限制，称之为“旧的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而称自己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基本思路，前后始终是一致的。

总之，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各自片面性，主张既从人的、主体的方面，又从物的、客体的方面去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面对人的这个活生生的感性世界；认为这个感性世界不同于原始的、与人分离的、尚未改造过的自然的物质世界，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或者说是人为形态的物质世界。它除了具有一般物质世界的基本属性之外，还有一种与现实的社会主体相关联的对象性关系，具有人的属性、社会的属性。感性世界具有了人的主体属性，表明它已由自然状态进入到了同社会实践主体相关联的对象化形态，由自在之物过渡到了为我之物，由自然的物质交换进入到了社会的物质交换领域，由自在的物质运行系统跃入到了人为的运行系统。如果说人的实践活动也“创造世界”的话，那末，它不是，也不能创造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物质世界，而只能创造这种属人的“对象世界”、“感性世界”，亦即人的实践创造活动能使某物成为“人”的对象，并赋予它以主体的属性，但却不能创造或取消该物本身的客观实在性。所以，人的实践产物、感性的对象世界如果除去人为的、主体的属性的话，那它也“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①。

然而，这个“感性世界”、“对象世界”的属人性、主体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在其现实本性上，它们是以物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为基础的一种属人的主体性存在。这样的“感性世界”，显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晶，具有人的与物的、主体的与客体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对这个感性世界不能仅仅作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静态直观。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①。

显然，马克思所主张和弘扬的新哲学，是与人周围现实的感性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哲学。这种新哲学不再像旧哲学那样对现实的感性世界持静观冷落的消极态度，也不再像旧哲学那样只对周围感性世界的境遇和命运作孤寂玄思的遐想，她剥去了昔日套在旧哲学身上的“禁欲主义的神甫法衣”，而换上了“轻便时装”；驱散了那些“脱离现实的活动”的魔术般的玄妙“咒语”^②；并且找到了从“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③。

①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0、21—22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总之，自从马克思一开始步上自己的哲学生涯，创立自己新哲学的“第一天”起，人周围现实的感性世界及其境况和命运，就成了他的哲学所关注的重心和“焦点”，从而使自己新哲学的世界观的重心牢牢地立足在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上。这不但铸造着马克思的哲学本性和基本特色，而且也导引着马克思整个生命活动可歌可泣的悲壮航程。

那末，年青的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把现实的感性世界作为自己哲学思维的聚焦点和基础呢？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写的有关选择职业的论文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为关注现实和人类前途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在写博士论文期间，他热烈地赞叹和欢呼“不被现代的乌云密布的昏天黑地所惊倒”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博士论文》扉页）。但是，从博士毕业后求职的艰难，到在《莱茵报》工作时期接触到物质利益等种种社会现实问题，都使他的崇高理想和现实境遇发生了“撞击”。但马克思并没有由此就胆怯退缩，而是更加关注现实世界的苦难和人民群众的命运，并从实践活动中看到了“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①的弊端，看到了这种哲学是和时代的现实问题格格不入的。

第二，所处时代的现实社会矛盾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推动着马克思及其他社会先进分子去探索当时的社会 and 人类“向何处去”等重大的时代课题，这促使马克思积极关注时代现实、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即感性世界的前途。

第三，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哲学生涯开始于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主题是分析“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博士论文里，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伊壁鸠鲁哲学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意义。伊壁鸠鲁主张唯有感性的现象世界才是真实的对象，才是客观的现实；伊壁鸠鲁强调偶然因素，承认自由的自我原因，从而为人的自由和人的主体性，为主体的自由选择留下了余地；伊壁鸠鲁主张要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就在地上开始盖屋安家那样，哲学在把握了整个世界之后也应起来反对现象世界，使“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①。伊壁鸠鲁的这些哲学观点，对于启发马克思关注感性的现实世界和强化马克思哲学观的实践性，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第四，在同黑格尔学派分道扬镳过程中的“催化”作用。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萌发和形成了一种自由的、批判的、实践的现实主义的哲学思想。我们知道，哲学的世俗化、现实化的倾向，在黑格尔哲学中仅仅处于萌芽的状态，并且被层层枯燥晦涩的迷雾所隐藏着。就黑格尔的思想深处来说，他认为眼前的感性世界就是它所是的样子；他只期望冷漠地解释现存世界，而拒绝指出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他竭力遏止自己的思维触角，使其停留在现存的框子里，并致力于证明和维护它，而不希望去触动它、改变它；他只关心把现实世界归结为思想的内容和外化，而不打算让哲学、“绝对精神”和现实世界直接沟通。但黑格尔也决非平庸之辈，他毕竟是一位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在他那稀奇古怪的自我直观的意识流里，也时时闪烁着批判现实、关注世界的“革命火焰”。黑格尔哲学的这种矛盾性，最典型地表现在“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上。第一个“凡是”有着为现实世界辩护的更多的保护性，而第二个“凡是”则有着批判现实、追求合理现实的革命性。黑格尔逝世后，他的弟子们成立了一个黑格尔学派。但在那个正值“狂风暴雨时期”的青年弟子们，对黑格尔哲学已不太安份守己了，

^①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他们试图追求一种既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又能为改变当时自己民族的现实作出贡献的哲学。于是，从黑格尔学派中又分化出了“青年黑格尔派”。当时德国社会的两根现实支柱——教会和国家的现实问题，占据了青年黑格尔学派争论的中心地位。如果说黑格尔是拒绝直接干预现实的话，那末，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却期望能改变现实。但是，当时多数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成员认为，只要对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进行深刻、彻底和持久的理论批判，这个现实世界就会得到改变。因此，他们追求一种只靠理论、信念、思想的力量就能改变世界的“纯粹批判哲学”。至此，马克思等人不但告别，而且反过来清算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这种“理论的恐怖主义”，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①；“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②。这样，马克思就比当时的一位学者切什考夫斯基〔思想倾向属青年黑格尔学派〕更彻底地走向了一种实践性哲学，即“实践活动的哲学”、“对社会生活施加直接影响的并且在具体活动范围内发展未来的哲学”^③。如果说切什考夫斯基在《历史学引论》中断言未来的哲学将是“行动哲学”、“实践哲学”，这不过是对青年黑格尔学派政治上的“预言”的话，那末，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就是有血有肉的“兑现”。总之，马克思研究黑格尔哲学、加入青年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5、152页。

③ 切什考夫斯基语。有关更具体的观点和材料，请参见戴维·麦克莱：《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13页。